

山谷集

二十六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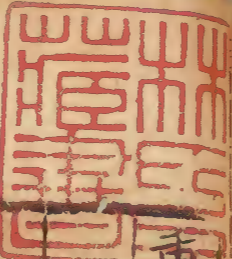
題跋
卷文
墓誌銘

漢書門	類	一〇二三〇號	七四函	八架	六冊
-----	---	--------	-----	----	----

漢書類	一〇二三〇號	六冊	三二五函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10230
	冊數	6(6)
	函號	315 99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題太宗皇帝御書

題跋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
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獎忠懿王筆
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
誣

跋蘭亭

王右軍櫻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本

卷之二十一

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
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
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
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
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又跋蘭亭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
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研要各
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
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
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
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
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書右軍帖後

曹蜎李志輩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
所謂敗壁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賦後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
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
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
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瘞鶴銘後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真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予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某鞠等技非得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東方朔畫贊後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如佛頂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宜爾

山谷正集 卷二
蔡琰胡茄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
句亦似斯人身世邪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鍾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
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峯出師頌數自頗得草法蓋陶
治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啟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疑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蓋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
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

書舉止羞澁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
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儋書畫不可弃
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薦謝憲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
大傳墨跡聞駙馬都尉李公照有之不作姿媚態度
恨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
人

衛中令闕音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
章語亦佳

山名耳 卷一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爲獻之
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肩暑遠涉而失一筆肩多一筆古
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送委篤又加瘳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
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難疾如此令人短
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
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禮
灼然不知那得濫吹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
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

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癡不即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
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
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鶻冠子可
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
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
解者當是牋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
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
杜元凱春秋癖耶

山谷正
卷之二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瘖古方小無此疾名膠棗
虞世和父云瘖讀爲滯下若今人下利而更衣難
者也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略相當相抗
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
此眼者乃能知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
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爲
標凖觀予此言乃知其遠近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
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
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
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
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
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歎深曉楊氏書
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題縫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二書無他
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
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柳子
文豫章黃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
家二令書中略無愧也

錢尚父書號稱當代入神品比高宗翰墨其中尚容
十許人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
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頁人自體會得
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
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
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

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
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其優其劣吾了
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類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
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未字以開字中眼
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
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
登高脫弃鞿絡魚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
同論者多不為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

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榻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

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宋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荆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即官廳薛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鴈行耳懷素草莫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書遺教經後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

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但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跋佛頂咒

佛頂咒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自縛規矩不能畧見筆妙止是經生絕藝爾觀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續法帖

續法帖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便不顯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題榮咨道家廟堂碑

今世有好書癖者榮咨道家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榮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剗去大周字時甲至本字猶有鋒鏐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道固知名下無虛士也榮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中缺字亦略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為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即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榻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鑄字又卷尾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兄來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

本意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恠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刊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它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旃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

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真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於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數

題徐浩碑書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誓與顏太師耳然會誓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充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為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為非是

題楊凝式詩碑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予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難其妙

題楊凝式書

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落地之命矣即下筆却到烏絲闌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雍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察觀張長史與顏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下遂掌樞極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勞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絕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楊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題顏魯公帖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

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
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
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
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
後世矣

題顏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題魯公書體制百變無不可人真行草書隸
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銘頗以別書
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辯真贋哉

跋顏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
必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
家君授以張顛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書徐浩題經後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
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
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
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
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
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誠然哉季海莫年
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嫫其髮甚

山谷正身
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字可與之爭長今亡之矣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未禪師書既刊缺亦難辯真贗字差大者是吳通微

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

朝夕玩之可

以披剝華偽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

為無補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

俗氣後有人

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

是國初翰林

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

貴人家子非

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

沒後數年弘

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

譯師出遺教

經論於是稍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

石上行書真

觀中行遺教經較令擇善書經生書本

頌焉較與經

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比來攷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邵伯埭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

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

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為佞桑之

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

遂合為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

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魯公寒食間行期為病妻乞鹿脯舉家食粥數月從

李大夫乞米此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

而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劉太冲序余未之見也顏

惟貞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

蓋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逸可喜自成一家

然號為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作草

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贗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

墨遂妄作狂蹶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

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柳公權謝紫絲鞞鞋帖筆勢往來如用鐵絲糾纏誠得古人用筆意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

黃帝書也蓋歆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指擊也

李翰林醉墨是葛公叔忱贗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

文章翫敵而得韓退之詩道敞而得杜子美篆籀如畫而得李陽冰皆千載人也陳留有王壽卿得陽冰筆意非章友直陳晞畢仲荀文勛所能管攝也

翟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數種妙墨獨未入篋中何邪魯公東西林題名宋開府神道永州磨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叙草書千餘字當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六
集為一它日可為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
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三四分耳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文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杲明文峽州別駕與李勉太保書為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書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為第一
余曩時至洛師遍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當與吳生畫為洛中二絕也
見顏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已域進退者寡矣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龍眼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群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
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
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
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
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
臯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
牡而驪者也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
沈傳師北面

跋武德帖

武德中省曹符移字畫猶有鍾元常筆法蓋承周隋
之氣習全學元常爾如近世末宣獻公書號爲近古
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
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
紙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
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
雖譁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
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

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寐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文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叙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

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
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
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
欲聞者輒付諸即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
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膛若晚識子瞻獨謂
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
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
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
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
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
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
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
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
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
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
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
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
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
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
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
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而
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
為余臨興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
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
一卷字形如東方朔畫贊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因已過後書用
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
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
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
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穉恭初不信况單見
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
也宗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
携來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

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
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
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書陰真詩後

忠州半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
陰真君詩三章余同年許少張以為真漢人文章也
余考之信然因試筆偶得佳紙為鈔此詩與王瀘州
補之之季子觀陰君所學守厥法耳猶須擇師勤苦
如是乃能得之何况千載之後尚友古人求知道德
之工率者乎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踈踈密密隨意緩
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
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
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
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
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
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亦一佳事

跋東坡論筆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
勝它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
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謂以為

今人但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東坡書遠景樓賦後以詩書之不善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

評東坡彼盖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

意哉今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

墨之間矣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榻東坡書後

此書摹榻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

不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彥猷得歐陽率

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洛

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然好色不

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

在精而不在博也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蕭中方沈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題跋 跋偽作東坡書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

薑山芋帖為之然語意

述潘岐皆能贗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

及熟觀之數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

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狹海上風濤之氣尤非它

人所到也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一

一

跋為王聖予作字

老夫病眼青不能多作楷而聖予求予正書與兒子
 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黑花飛墜矣
 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
 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
 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鍾鼎銘
 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書繪卷後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來也
 爾然未必能別功楷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
 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
 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
 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
 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
 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
 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
 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荊州李翹叟既而亡其本復從翹叟借
 來未謄本輒為役夫田清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
 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為
 人盜去余殊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

爲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之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珮游時
景道方爲兒童嬉戲今頽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珮不
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
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
媚秀雖用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爲天下第一余書
不足學學者輒筆懷無勁氣今乃捨子瞻而學余未
知爲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爲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
遣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
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前祓
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爲人書德脩來乞草書至十數
請而無倦色愠語今日試爲之亦自未滿意也德脩
持此紙來乞書又爲子作墨汁予以燭下眼痛未能
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丸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脩
耽玩筆墨甚於嗜飲其爲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
重恩愛此與楚文之昌歎屈到之芟點也之羊棗何
異哉德脩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
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你草後

舊為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慶道已數年余謫黔南道出尉氏廣道時以相訪茫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謂吾猶昔人作昔人者邪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窓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盖用筆不知禽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為篆其榜今聞增葺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詠寄刻山間石上天柱峯無比肩鬱鬱高松滿川萬身蒼髯老禪剗心忘義忘年說法曾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覓向上關楨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稍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

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座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清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張載熙名家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余書但見碑板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

軸來乞行草會予遷入宜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
 於前不能有佳思桂州人日日求去憲間屏事書此
 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穉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胞次幅塞因學書盡此卷覺
 沈瀼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
 渠述作與同游真知言哉一日飭屠蘄頗有書興案
 上有墨瀋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鷄毛筆書此卷由
 知者觀之在手不在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癡鈍用
 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星家言六十
 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審如此真當以善書名四海

先生乙酉歲
乙酉歲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醪醪回燭下試
 宣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
 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
 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
 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
 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
 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

跋湘帖羣公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剝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摩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驅爭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昔有道人禁人競度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牀臥而懸縣印于其上中夜有聲硃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况五宰相書乎潘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間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

書一作

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

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携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胞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

傳摹狂恠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跋唐林夫帖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瑗十年逢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此書來云是也考其官論其



觀其筆意非君謨

真行殊佳

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三伯祖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黃茂先江北段少連者也君謨未常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官邸教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壅腫乃以筆力豪壯為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豈不信矣哉

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恠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恠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超軼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湏北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

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訖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百雜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回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盡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鐔此不傳之妙也

題傳神

道是魯直也得道不是魯直也得道似魯直也得道不似魯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皁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入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視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王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种大諫墨迹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

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耶

跋顏魯公壁間題

余觀顏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祿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謾慝之口矣汝蔡之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恃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驅保妻子者哉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耶

跋高獲敬公傳

余嘗恠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睦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江記注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強於學蓋前人之風聲

氣習猶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
江氏當寶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
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
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絕塵之句此釋
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
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
逐臣之色然竊恠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
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此處及來荊州見朱公之
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
忠與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為
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亦
知朱公於舊僚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
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
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榼
歌舞之中不省家事况憂國乎

盛孝章當
作袁伯業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
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

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衆
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
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
人賈涕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荊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事
事修舉他日正官未必能爾也為留兩日恨識之晚
以卷軸來書一旦為書三軸此壹卷起士腦灘下至
豐都而畢余舊作薦士詩云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
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亦并寄於此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河南馮才叔雖與無一日之雅而往作象邵太守而
予之同祖蕭氏妹為其夫棄之象而薄游湖湘江淮
逾年不歸并蕭之所生母餓於象女弟刺繡履抹以
養其姑久之兄弟奔竄不能來顧省之崇寧之元乃
自象州取而歸云非得馮太守則為嶺表之餒魂矣
故予雖未識才叔已心許之為急難之友矣才叔以
此紙來乞書因為書太白天姥吟豪壯之語遺之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
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
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

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子過宿章明揚
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彷彿見其忠
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
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
信其為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姝於河南張塤收和
執中公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
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
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
去彼取此所以云為者使人聽之賓一二不倦而忘
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吾世有令聞非虛
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
也天下嘗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荊公樓簡

荊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
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
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莫年小語雅麗精絕脫去
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
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

終日其言疊疊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

蠅蝦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

護國院與余洪範問來修公出此卷戲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薦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獻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為師造次鎮沛必求知義者為友蕃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 皓

跋黃侍禁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

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士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蠻畏威改過可知其不錄錄矣至於與伯父晦再論遷番禺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耆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日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頽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荊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濯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子書匹紙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子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荊州延已居龍興

寺給月俸遂作渚官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為山叅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牽情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情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將升其堂而躋其域者也長倩之叅軍事於黔中也會余以罪竄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也然公庭以簿書會為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宥為得計其勢常離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瞻曩所作賦以贈別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遂濟登茲茂叔有子蓋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梁用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日

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歆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詩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即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為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為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玘跋尾

戎州舊吏李玘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於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玘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反余蒙恩東歸玘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余行橐下荊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荊渚玘告余而西玘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遠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姪太君帖李布公達之妻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

烏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
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旌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人
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
繁口庭堅題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黃大臨來祭墓下厥甲戌
庭堅叔達乃克來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
立朝謂薦不忘而陸沉如此嗚呼誰其似之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
克已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
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書梵志翻著韃詩

梵志翻著韃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
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
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鷄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
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
韃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
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昔季偉之罪
人也

題刀鐻民傳後

陳留江端禮季共曰陳留市上有刀鐻二年四十餘

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八歲笑日以刀鐮所得錢
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
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書贈晃師

老晃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鑊湯中輸它牛頭阿旁
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晃如平生問渠
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晃笑曰吾飲酒時十方世界皆
同一味吾啗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聞
老子不啻你口辯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祭文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撰 魏王祭文 英宗 神考嘉乃懿德大啓

維叔父令德孝恭惟 英宗 神考嘉乃懿德大啓

土宇圖寧我家茲予冲人奉承慈訓叔父秉德在庭

惟喜康共今天降割股肱其虧何痛如之卜筮來咸

塗屋予野輜車即路酌以薦哀尚饗

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盛德之士幽明助之袞職補之民瘼去之黧老

在邦誰能悔之帝臨明堂公賈子位歸咎無鄉天則
雨涕匪天奪之乃公盡瘁民望公起百身贖之日月
川流窀穸有期馳心墓門官有事守臨穴寫哀寓此
卮酒

代

尚書侍郎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裕陵遺弓天下岌岌九鼎既安烝民乃粒其功
在天其信在人兩宮孝慈百度日新其天伊何天子
聖文神考之子英祖之孫其人伊何公來自西民以
安堵曰我公歸天生公德二聖著龜以民為基守以
四夷少年推鋒勿在王庭我觀縉紳皤皤老成九月
丙辰鰥寡無蓋維斗西柄有星見沫輿人之占憂在
國棟公果隕傾中外震動太平之基維成未落風雨
漂搖今則有託王命調護遣車有期平生一觴涕泗
薦之愛在斯民信在王室公其無憾降享芬苾

代

趙樞密祭韓康公文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出而為
萬乘之器高歸之里實生八韓皆世望人康公為冠
嗚呼康公自任之重足以鎮群輕自致之誠足以動
萬物極文武之任以白髮行吾志則有餘奪山林之
日為衮衣於公心其不足聞道於耳目之來後凋於
冰雪之寒公則有之出處何擇至於正色端議瀆九
死而不回齋心服形承大祭而不悔忘三公之勢以

下士均萬鍾之祿以睦宗人之難能公則燕譽而不
百歲復歸本朝老成隕傾喜則安仰瞻辱門下三十
餘年棠棣交陰芘此孤弱學問暗淺公借光輝性資
重逢公極推挽尊俎之色如對於前教訓之音猶在
於耳英風義氣忽成蕞爾之坏乾肉清觴來哭燕居
之几萬事已矣嗚呼柰何

祭判監王元之文

嗟唯公不練競略世榜觀本性德溷俗不磷緇明照
了不偏闕位官師簡辭命諧兄弟有嘉政裘底春食
晏春公安之均萬鍾與人交漫舞察公之心爛白黑
來施施氣坦夷久與游德無疵友畜我實予師相响
濡問寒饑我徂南飲公醉今我歸拜公櫃壽七十可
無悲懷平生涕交頤酒則醺肴孔時公不御今安之
公多子祿仕微延譽處援險危可致力我勇為天昭
昭予敢欺尚饗

祭郭給事文

惟公德性柔嘉器能優裕遇事從容而有斷臨民寬
靜而不煩繡衣立朝邦之司直朱輪治郡人有去思
蚤游功名之塗晚行止足之言揮賜金以延父老遺
舊德以食子孫官登左曹考過中數於公所歆可以
無悲庭堅等登門有年傾蓋若舊御哀致奠終無所
辭尚饗

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宜飛聲紫庭持節
 關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
 圖功此邦風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
 勤勞直寃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櫛燕及縣邑簿領
 暇逸天開粉省養育永弼朝公入踐膺受百祿如
 鞠凶風火邁災猶不告病聽民郡齋人望公起柩
 未歸生存華屋槁木四壁大佈高牙銘旌數尺升堂
 笑語兩淚來哭肴芳酒潔公不能嘗文以為哀哀涕
 隕觴

祭姚大夫文

惟公敦大忠純表裏披盡孝友兄弟家無間言蔬食
 葛衣同一緼袍起佐州縣亟聞能聲或禪或專民戴
 父母飲冰食蘖力難自脩十年去思由在嶺表晚以
 譽命牧民廬陵維此廬陵礮健訟有政於此牛羊治
 之公來殊科有鋤有植鋤斲強梗植培柔良夙夜在
 公問人痾痒小心畏義罔漏一毛半罰十咎匪躬不
 決民信吏畏公不處休公力勞動以疾卧閣公不朝
 食人皆失聲嗚呼哀哉先子及公同陞吏部小人得
 邑實佐下風公不吏之曰故人子以官上府館置燕
 私恤其甘旨乃訪民瘼盛德往矣誰庇誰師哭公寢
 門秋日陰雨几筵如昨公不升堂祖車在塗公不就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一
馬牲肥酒潔公其來葺滄江東逝有淚如此嗚呼哀哉

祭李承議文

嗚呼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觀君初終優入其域壽則
耄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聰昨耳胡考之休種德不
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婚嫁牖下治歸笑言而
化子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穉穆邦黨歸仁薰然茲
良惟君有之在朝敬恭大夫似之昔我兄息歸君之
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投鬼門日與死迫衣我食
我再見天日君之捐館我在戎旆送車百兩莫助引
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馬有羈莫拜墓下有核維

旅有酒惟醕明

清寓文寫哀文不逮故逮情尚嚮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
色難慈友諸少家人絜齊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
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
宴然萬鍾忽抄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甘歌舞
妹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攝提季夏舍有鵬鳥屏藥
治歸竟夜無曉邑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蓋棺
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天我遷黔戎形影相弔衣我
食我歲使交道立翹望楚山復江繞屬辭羞奠氣結
天抄平生不昧尚享馨醪嗚呼哀哉

祭徐德

古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功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興見晚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氣吞西州鯤之為鵬垂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戶庭泰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豺狼甘心巍巍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奇倚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墮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親逢堯舜而即萬鬼以為隣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袒行能復飲否心折無幾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軌物自勝足以立我兀者造而歸全諒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采仍閱門戶之嗟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侈伊曩時之倦游實骯髒而坎坷遂投効於穎尾置嬾息於寒餓來胥䟽於江湖訖有屋於春皮執盈虛以化物取衆弃而致夥間江曠之有秋上橘抽之歲課開亭觀之

百楹孳綠竹之萬箇裏餘刃而不試故優裕於菑播
 擬几杖以彷彿樂知識之來過味龐公之幽禪觀有
 物於石火歲三會於泥灘訖初志其不挫維歐陽之
 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
 齒髮踈而戀嫪坐衰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
 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
 及門輩諸孫之孩懦公慈祥而豈弟獲聞教而侍坐
 歛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淚墮湛樽酒其儻嘗列羣
 悲於楚些

祭范叔才文

嗟嗟叔才天畀厚矣不畀其全穀祿之不腆嗣世之
 不傳不得分願又不得年懷利器而不試置生人之
 多難嗚呼哀哉高明如山萬仞壁立軒昂人群富貴
 其集倚堦青雲方履初級而官止一省即壽不過四
 十彼青雲之諸公君視誰其不及嗚呼哀哉君材敏
 強處決若流游刃恢恢不見全牛笑談樽壺吏功舉
 修推其羸餘逮及寮友揚善補過丁寧握手極君之
 能劇劇撥煩雖君怨仇不能間言康強食飲措笏垂
 紳卧病幾時一別終天塗窮日沒萬事盡然清明競
 爽窘拘一棺孀妻孤女至哭几筵嗚呼哀哉旣於西
 飛歎聲滿路莫如子悲婚姻之故酌酒祖行君不能
 舉臨觴大哭淚落盈俎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華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席門風雨安於
 數仞之堂體狐貉之溫而不耻緼袍壞絮知膏梁之
 味而不厭脫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內不疚其何傷
 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之瑣碎見紫
 蘭之孤芳沉深而敏學易簡而庭方鄰非仁而不覲
 粟非義而不嘗遇人情之難堪既挫折而愈剝號飢
 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羣書而寤嘆檀榮觀於
 文章論若人之豈弟謂有歲而康強忽靜寐而不覺
 問歸來兮未央去親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為鄉嗚呼
 虞氏之不為政久矣士不厭於糟糠載固窮以軌世
 魯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
 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
 忍癡孤與蚤孀婦弱女而教男定子宅于南山之岡
 有謝公之知子固時達於珪璋在吾儕之可力尚終
 始而就將哀歲月之徂秋悲風號於土囊託千里而
 羞奠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淋浪
 列檮蒲之花燭呼五白而統牀儻神理之不昧以斯
 文而舉觴尚饗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天奪善人

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
 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失之誰能不悲君材齊
 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
 聲事不後時物無伏情庭堅在僚傾盖如舊琳辱君
 游義兼昏友平時相從尊壺奕棋勸善舉過笑言嘻
 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來
 過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柰
 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筵一觴其一作淚如雨尚
 饗

祭王補之安撫文

黃庭堅謹以清酌羣羞之奠敬致祭于亡友補之廬
 州撫使君之靈曰嗚呼補之畸耦有數天不能權
 跖耆回天痛惡施妍無若之何而歸之天以道觀之
 其種則然嗟嗟補之遂至於此人亦有言諸君不死
 我觀使君榮悴不易則於死生如時啟塞如浮屠人
 割之不贖彼旁觀者怨忿歎呻我觀使君忠厚而文
 天地仁氣成此粹溫中和惠宣民神是享孝慈雍睦
 族教養德義初初充實有輝雖其怨仇不能間之
 初筮仕以文自挽翱翔臺閣自以遲晚投筆執戈
 圖萬里侯不得當虜白首防秋撫師瀘南方牧拭之
 英州騏驥便蕃錫之使君為州撫夷聲夏詩書禮樂
 遠近柔化舉用文武當其器能威而不怒慈哀勸懲

吏奉繩墨民勤來耜其罷而歸父老出涕解印厥明
忽其賁傾州人震驚哭之失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哭李將軍今猶似之退之竄潮經桂林伯遣從事賢
弟遂自色使君於我無平生懽自我投荒卹于飢寒
有白頭新有傾蓋舊三月渡瀘一笑握手誰云此別
遂隔終天臨風寓奠有淚如川嗚呼補之其尚饗之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
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弃元叔無恙
我竄荒遐于黔于黠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
急難其誰羞奠賁涕萬里遣客來寒來温仲良之義

如元叔存我病荆州幾死衢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
笑語而別忽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
不當弃云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立義不傾
我與元老能立召名薄歸土冢不得身往寓奠一觴
君其尚饗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常以策勳公清
為郡恐不冰雪誰能白髮皎皎一節方吐嘉謀蕩賊
巢穴如何不淑松權玉折憂民憂國糾糾桓桓忽方
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
南有樛木失此陰樾昔者賓次今則升堂平生宴笑



慟哭薦觴嗚呼哀哉昔者身以公暇快意平生夏

祭叔父給事文公其年既老不風此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匿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

祈報之施為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

朝廷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庇民百僚是戒

黃扉青瑣曾不暮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

在昔叔父典獄宜牧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

司農討論御之補察持節賑饑鰥寡受職六年在晉

民可即戎教之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績民兵蠹政

監觀四方維晉不病使君奪印以謝逋逃維叔父留

才即民曹是將使節并護灑蜀食茶乘馬夷夏各足

入佐察司與聞和羹起掘下日著清明人謂叔父宜

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衮職二聖材之俾承密旨有

寬沉獄無根受詆叔父拜章極謝罔功亦憂兵

到關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來給事中方將未老陰

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惟我宗嗚呼可負於

神祇忽遽墮傾越在袞削聞訃顛踣茶蓼薰心無淚

績突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忍此窮露兄弟

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村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

教誨笑色今哭歸舫斷旌柏木几筵在堂不聞金玉

之音酌酒不觴落涕墮心嗚呼哀哉

祭舅氏李公擇文

盛德之士神人所依珠玉在淵國有光輝方時才難
公隕于道彼天悠遠莫我控告士農畏友朝失寶臣
我哭之慟不惟懿親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
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疵臨民孝慈來歌去思
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沽小直熙寧元祐
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孝謀十年江湖粹然生色
三年主計鬚髮盡白它日謂我何喪何得我知公心
謀道憂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貴辦嚴笑語即路
天下期公來相本朝奄成大夜終不復朝嗚呼哀哉
我少不天始欲堙替長我教我實惟舅氏四海之內
朋友比肩舅甥相知卒無間然今天喪我舅氏傾覆
誰明我心以血繼哭平生經過為我舉觴沃酒棺前
割我肺腸嗚呼哀哉

祭知命弟文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悻
恃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
英風豪氣窳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
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
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
君其尚饗

母安康郡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處姑章不呵知我憐汝我徂江南

三年搖搖元豐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沂洛望汝來寧
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歛何服臨絕之情
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泉我創如新于今七年
乳母來歸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
永隔枯木嗚呼昊天忍此荼毒久於客土勤我夢思
日月之吉窀穸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
文不及哀尚饗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幽閑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婉德娘賢
為世名士人皆頽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
夫人慈哀教訓拊憐之子于歸我胤蠻貊令我不憂
絕域羞奠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墓誌銘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歿子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黃庭堅既哭公子堂于問諸孤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吏考遺諸孤使求立言之君子銘之其孤沈沆曰實以某年月某甲子奉窆安於錢塘之某原舉先夫人祔焉維先人之治行它人所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銘



之恭惟姚氏其自出甚遠其後乃占吳興武康察及
思廉父子以史顯璿元崇皆武后時宰相而元崇汜
相泰陵名重天下姚氏遂為中州姓族與唐俱盛衰
有仕江南李氏以軍伐補東布洲鎮遏使者諱瓚李
氏納圖藉遂歸田焉是為公之高大父東布洲今通
州之淨海也故公為淨海人曾大夫諱某皆有潛德
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贈先府君刑部侍郎
公登慶曆初進士第由縣尉至作州所至各有吏能
言九遷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寄祿故今為列大
夫嘗以博士勾當廣西經畧使公事廣東西新去兵
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食使者視
成以書最知鬱林州三歲未嘗論決大辟今天子即
位遣子弟修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不遣
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挾
漕河皆民田白龍澤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
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蓋以揉熟世故左右文
法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訟訢盈庭逮報受
書數吏不勝舉舞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
區別皆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
府皆驚公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
前不為後日計祿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
孤之日衣才可以歛帑才可以具喪而諸孤無以歸

其砥礪廉節不減古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三夫
人某氏有封邑於金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洸
虔州司理參軍滂蘄州蘄春縣尉汲滌沅澣五女子
適某官應昭若某官既之武某官劉敏脩敏脩之配
既沒許以繼室歸之而未行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
功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興于
畝桑勤官下邑薦者交章從軍桂嶺別駕海碣奉
公恤民如我飢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為廬陵
下車以歌宜壽富貴而不免享勤于銘詩封恨黃
壤

朝請即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歿於理
所屬縣皆來弔哭越厥月己亥咸集乃誓度初終圖
建不朽謂豫章黃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
安可無述其孤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
子葬於浮光先光祿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
氏皆祔焉則會有僚詢事考德勒之公諱某字某銘
詩曰

嗟惟畢公弼周肱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暨卓至
誠文獻方轂中原之季託植南邦高王父與始籍
浮光有息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

人諱京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
薦書一束丞佐秘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
士佐調兵食五十七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牧
至遠緘緘羊牛惠深與磁維二千石熙寧甲寅河
食我壁聯桴委粟調護老弱降兵築室不請隣羅
流者歸野止有甦麥公貯告病貸之私籩始其去
歸折券不征持節關隴百城竦竦湔拔廉秀刻遺
贓冗却尉輕車尚書中郎肅肅雍雍象服左魚朝
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素號難附公父母之
苦語教訶曾是健訟化為舞歌松茂歲復元首
我民無祿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抱紳拜
賜屏藥治歸哭者墮涕孰能使之其配趙女椒不
盈升來繼婦職汝陰之滕其宜家人厥年不登有
婉淑女采自葑菲壺儀柔嘉維妾李氏能力大故
哀恤應禮公子三男惠連有菱平仲和仲季未勝
衣蓋七女子伯嫁而死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倩
孫馨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藹藹諸壻官學譽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
公安忠純言可信期秋陽皦皦表裸不施力學好
問曾次積藏有來客求傾寫河江稗言所收齊諧
所記炙轂流膏坐客疊疊奉已純約與人務惇錦
衣被網不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惟避分貲

以殖季父孩養羸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
明不張聲勢隱哀索情高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
弟友訖不中壽非此其身或昌厥後浮光之麓楸
柏旣林鏡詩立宅亶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巨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
去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孥家食于荆
南而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錄事叅軍贈兵部
尚書父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
之伯氏遵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問淵源近前
輩有所聞則行之少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三遷

為大理評事知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稍有能聲以
大理寺丞通判成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魚又通
判江寧府知興化軍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軍
廢軍為縣改知沂州未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淮陽
軍避高遵裕改通州於是七遷為尚書駕部郎中賜
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
子明遠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議大夫致仕六年乃
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月也勲上柱國爵
西城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夫人壽安縣君鄒氏七
子長則名遠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次明權
蚤卒次明通郊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次明述明

昭三女子嫁通直郎吳充禮蘭溪尉沈道宣德郎沈
 遜左安吉時馬尋守湖州少公恐不任事安吉大姓
 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令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椎牛
 會客公捕得劾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鄞縣
 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閩人章望之表民與講學
 士子頗歸之表民集中有與狄子論事則公也在興
 化時邑中仕家十八九賓禮秀好挫折強宗興溫承
 秋蘆之陂既南北西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
 通州颶風壞民廬舍老幼夷處勞來勸戒不以遺後
 人公天資敦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
 利害以與人不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長保薦
 不以疑似小過輕絕之元規早世嫂劉夫人少寡守
 二女公事嫂撫孤子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款曲未
 嘗入謁府縣訖于牖下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
 以無媿矣明遠將以紹聖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
 柩合葬於陽程之張洞壽安縣君之墓則來乞銘於
 豫章黃庭堅昔余舅氏戶部尚書李公擇元規婚也
 數為余道子安之為人今子安後歿不得公擇銘其
 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循父母小民事不赫赫故走于塵天下長
 者為人不疚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
 甚雍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

富其橐以仁為寶。撫撫韓城，其望具哉。公宮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主君墓誌銘。大父鄰大父皆隱約田

君諱默，燮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皆隱約田

間。父晏始命君棄耒為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

散大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

以為此兒當立。王氏門戶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

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

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

闕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君不待報而發廩

久不雨，至是而雨，聯有千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

短戶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

之江，歲以大熟。民畫像祠之。熙寧中，中書房檢正官

熊本察訪陝，憂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

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者交章薦之，改中書省

著作佐郎。本薦君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贖

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

苗時中饋軍興，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

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以運糧虛舟

載之分貢，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殿，最所全

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巧，遂改承議郎。乏恩，遷朝奉

郎。既而嘆曰：吾聞人言憤憤也，終不可以立於朝。於

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歸而治大宅開花園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縣君繼室張氏亦蚤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為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亶陳處義程遵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來乞銘復之於庭堅同年進士也雅聞復之為熨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叙而銘之復之少時貧甚富室子弟會於州學君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

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所疑儒生噤不能答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辦君當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已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加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客有豪俊者欲以多窮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譽其賢者以勸不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煢衣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隣其有無而收其弱至其無賴者衆會唾辱之里人畏之甚於刑罰性

猶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復之其頑而疑而岐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我有餘刃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以病去祿不濡其尾可祭於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渭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太父也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於

資孝友敏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為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可君年最少事之盡其懽初仕為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為臨穎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興佐使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飛鳥縣值元祐初改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凡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戒吏具戶版等色而虛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聘相視而定飛鳥於梓潼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它邑之財力請均歲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之二去而民烝

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議郎致仕而
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育之女
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曰鼎二
女子長歸進士及弟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侑君
卒後某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洛
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弟汲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
弟干將發研斷蛟刺犀揚于帝庭君有家法其鉢
其斧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壈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革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滁州全樹令
遂為全樹人父諱頓婺州永康尉嘗有陰德永康紀
之歿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
州司戶參軍以憂去謫真州揚子主簿遷池州貴池
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
就移知南雄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
西第一除江西轉判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歿於官
享年五十有三元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
書生治經術為州縣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
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重
涕說同生當相盡以恩義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使者

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
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視之皆如今在建平
當熙寧甲寅乙卯歲饑饉公舉力政勸發廩所全活
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將長短不可治聞公
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姦狀捕取伏
法郡內肅清北人官死嶺南者調護其孤為先之道
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吉州自
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諸縣
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課
為郡獎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汙德意茂美御姦黠吏
有轡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

愛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推解
舍矣公娶獨行沈君士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
早卒羽秀州軍事推官竝行茲同時中進士第珏亦
有藝文女許嫁進士江與京諸公序列公之世家能
事來乞銘曰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于全柵之原
又再使來速銘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
於羽有雅故故叙而銘之銘曰

嗚呼孚道維出蘄蘄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
之睦其不咸治夫如小察民肥瘠我牧不煩其羊
戢戢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迨其去歸思而述之方
行萬里天實慶之有蘊
孰能披之羽並行茲

崇棣偕止而珥暮子鄂不鞞鞞我視其與則公受
社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

銘

府君諱弼字商翁陶氏蓋柴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
將家占零陵之初陽矩生蠲蠲生鈞贈殿中丞殿中
生岳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為君考府君
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
以為一日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
六經以奉母夫人長沙大君其旨慶曆中莫佺諸唐
處湖南山溪鈔掠郡縣提點刑獄楊旼召君俱行頗

用其策謀君亦分軍薄嶮得桃油平太平峒於旼軍
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
籍二廣旼以書召君掌機宜乘驛至曲江旼檄君下
美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將偕一軍沒餘衆潰入
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
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徇村落收得散卒
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吾君曉以大義延
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旼罷去不為功旼旼在朝廷
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君又次迺為
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權知賓州詔換崇儀

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內艱徒行奉喪歸葬祈陽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年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塘縣君生子通冠而死以兄之孫同為通後授郊社齋即六女長嫁寧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君不治

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士死力智度闊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信為威嘗請柳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欵生事徼功者吹噓助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彞沈起之事起矣順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撫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

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母孝
 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
 非錄錄者元豐三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
 銘曰

武夫面牆文吏疚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
 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難行權處女
 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已時其飽饑康
 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惇嫠姑息夷獠我一以律
 不殘不傲藥不輟手漂絮終身或千戶封竒偶匪
 人梓慶為鐻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
 小施夸者技癢我安義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
 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鄴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
 廷勛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太師生女輔佐熙
 陵是為淑德皇后兩男子崇珂累功至保信軍節度
 使贈侍中崇珪歙州刺史歙州生昭壽任閤門祇候
 閤門生元輿元輿耿介有祖風獨不樂為吏肆志江
 湖間而歿于姑蘇初為姑蘇人君姑蘇之子也以恩
 在三班借職累遷至西頭供奉官終於潮州兵馬監
 押得年六十有五娶錢氏先君卒二年三子公庠舉
 進士有聲先君卒五月公疊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

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殿直張克己孫男女四人君
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州苟可以益公家使民盡
心不愛一毫其在潮州趨吏功尚不衰君歿後太守
按行城壘府庫無毫甲事不經君規畫歎其才為揮
涕晚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落南方者君以禮
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孤未嘗問篋笥凡今
出從車騎蘊籍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會計毛髮者
君所笑也君仲氏宗奭能官而孝友拊君之孤歸女
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其年某月
某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立早黃庭
堅曰宗奭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客死乞君文
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兄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勸功度
宜不求自嬉顏色笑語禮能惠宴見義孔武祿不
對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宣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
校從王韶在秦鳳入熙河每戰輒有功三遷乃得下
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
東安撫使曾布奏充准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
監押充河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吳堡寨麟州神木
寨樞密院批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党侯言西夏

得并敵之利而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槩制賊之道曰一曰大舉二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廢其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敵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先後緩急因賊強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錄其言行下諸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橫州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畧司以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橫州崇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閤門使統制黃忱戰勝於卸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年也自下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凡遷官多以戰功超資減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卒於宜州管下實八月丁卯享年五卜有四初室曹氏蓬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三班奉職曰淳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曹錡數月錡死今歸在室餘未笄孫男女四人党侯年二十餘從軍在軍中三十年常以不欺立名節及其為州奉身潔清不取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省閱獄訟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不得其所事有利於物如拳而犯法如粟終不為曰法不可不守也責僚屬以名分甚嚴而未嘗以細故

使得罪去也捐館之日歛無復衣歸無餘貲可以知其耆艾守節不哀也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曾大父諱素大父諱宣秘書省著作佐郎父諱武西頭供奉官贈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河中府河東縣之原而乞銘於脩水黃庭堅實為之銘銘曰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吏以至專城節不哀止身未耆老天奪之耶而喪其寶河東之原宜柏宜松坎其阻深作侯寢宮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廉吏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令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閱五世矣曾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凡賊所誑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抱法律爭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興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君者穎仕至太子中允世父崇尚書屯田員外郎兄震朝請大夫韓氏遂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葉故今為葉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玉臺山

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僧籍中上下
 囊橐為姦號為不可措手君摘其魁宿置于法按簿
 書皆得名物代州將防禦使馮行已請為其府判官
 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方是時部使者懼
 乏興皆須一調十君請峻期會法而調以實民用不
 擾再遷太常博士通州鳳州久不治君興滯補敗
 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是時
 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繫
 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
 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姦吏不能堪
 乃以綱目踈漏事訟君會使者銜前沮法事即惡奏

君坐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師奏君前所
 坐非罪乞以為佐從之涇未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
 七初室馮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
 冀國勤惠公女三男子孟曉夫季易夫皆有學行仲
 浚夫舉進士雄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冰縣三女嫁
 利州司法參軍趙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運司
 戶參軍王望之君幼少重遲不戲長而端方論事取
 友是是非非不卹嫌怨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
 稱慕李栖筠之為人人以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
 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挾治姦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
 不敢言蓋有贊皇之風云君歿後十有六年當紹聖

四年冬某月某甲子曉夫等乃克葬君於邠城之原使來乞銘銘曰

韓遷井研寔微以湮厥有陰德里中稱仁瓜綿於
礎既碩其實有斐辨翁其音秩秩自少為吏慈哀
於職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
挫其鋒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
心亨事蹇不羨之西潁川之郊小宅固安昌而後
葉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
栞城尉名能捕盜奏徙棗城尉棗城盜為不發調德
榮主簿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萬
罷官民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
武岡溪洞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
數騎入其巢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
平以憂去服除授資州錄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
佐皆易之見其決獄乃大驚郡有難辦事輒倚君改
大理寺丞知北海縣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
區處具疏壁間民相告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
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議郎樂壽南皮縣金隄兩
間使者度繕隄以障水利南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
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告部使者使者下書

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
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
當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
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郎恩加
朝奉即察舉吏曹不岐而趨辨汾
水被隄稱嚙永利西監君督護作
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
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
九喪過汾市多隕涕者看喜讀書
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
英狀君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
可信故紀焉君曾大父思齊大父
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
郎娶張氏繼室趙氏安德縣君男
曰槃案案祭女嫁蘇某張潞郭
彦佐張繹張頌有季居室葬以元
祐二年六月丁酉

兆於某縣擊壤鄉之西源案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
懈乃于銘銘曰

吏優於檢茲或賄或殘勤民惠卹吏或舞其筆嗚
呼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充修怨以
德勤事息食瘁不媮息其施不遐惟畀之畜力耕
者不穡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密喬君彥柔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曰
吾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蓋五世矣三曾
大父以善治生以財雄長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
急難以故破家產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

山名
學究授咸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賊
即罪邑中皆驚令貪政疵賴先人得善去鄰邑有田
訟十年不決先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決之歷海陵
橐城縣尉為石州錄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
蒙錢數十萬資公帑諭先人更印曆先人執法不聽
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調中牟主簿陝西轉運司聞
其材辟賑濟同勾當公事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
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毀瘠再丁內艱遂以衰白
欲不出仕鄉人強之乃調河州軍事推官對移蘭州
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檄先人決階成州滯訟
不幸暴疾歿於成州之粟亭吾母王氏繼母呂氏高
先夫人又棄養彥柔以貧從仕四方不得以時葬將
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鄭公鄉大父墓次庭堅曰彥
道為令奉公敬決訟平持身廉清淨寡言君子也其
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可銘也推官諱敞字廣叔
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彥柔前進士彥道令次彥
中舉進士有聲次男彥直尚小女子嫁進士劉極銘
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廉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
上怒不目迷不極其能又不着耄繫逢不逢不在
巧拙我銘廿六丘告後勿伐

山谷正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昱不田潁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曾大父延祿大父顯忠以季子嘗只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亂更五代不解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希真凡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縣孤女有父時田產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以故湖湘間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

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州將命錄富家粟諸縣爭趨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固天之道而此邦無巨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流內銓上其課引對在庭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趨召二府按邊吏瑣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五十有三歎曰吾筋力益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田築室於淮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蓋嘉祐十年五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其氣不為瓜徙葛藟以親附人亦不斬然為崖壁其於吏道如良農知田如珣匠相木然為縣常加意於尊爵俎豆以時脩其禮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

山谷王... 卷之二十一 二

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蓋恬於勢利之言也其在田間不亢不汙有古之任焉而已者之風初室劉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八二男子皆前卒二女子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能講道其世故興衰士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泚存者曰架槩渠皆舉進士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內殿崇班耿端彥者其季也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曾孫男女三府君捐館舍二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管鴻鵠之原二夫人祔焉槩娶庭堅之女第以婚姻之故來乞

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敘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沒也不涸涸窮瀆之泉弗達于達鴻鵠之翼不媒于澤燕雀階天不忤不悔生安其邦沒葬其鄉兩嬪鴈行同城也而不同藏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二十九卷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正集

其神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墓誌銘 明後學蕭中丞 沈子及校

蕭濟父墓誌銘 里人周希命子儀編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太父漢卿皆

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

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

博學能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

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

命歸而歿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

子

山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子男曰暉暉麟玕二女為歐陽斌郭欽正妻初濟父
 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
 間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黃帝素問
 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
 子弟皆興於學逮其歿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
 皆哀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為之銘銘曰

玉筭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
 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鉤其深得意
 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桑以奉補紉調
 護諸息其櫛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斷輪儻而遇合
 京貴喋喋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榮不滿

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為田而智播穰穰而
 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
 筮告猷安只樂只無廢無圯

王力道墓誌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蓋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
 者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
 德汲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誅其行曰恭睦先
 生是為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
 尚無恙得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
 故兩家親亦相愛力道長子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
 子氣食飲卧起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

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筆娓娓不休熙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而文甄叙人物有理致予知其困而不揜也又二年客自齊來乃言力道與往時大異沈浮閭井間得酒不擇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為似畢茂世光孟祖之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智及此殆不爾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餘歲矣

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之喪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冒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咎我圖作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

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人
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廼舉進士得官
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
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說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
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
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
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諉不為之作槁矢也仕
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
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今得失閱世故難
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
臥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榻前抄得此終略成

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厚深靜如其為
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哀皆知名
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耻其於兄弟交
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其文章有
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始其興乎
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
願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其晁氏世載遠矣而
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
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
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
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

一男則補之女嫁其官張元弼進士柴兼一作助賈碩
 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
 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
 不澡雪以嫫清不關墮以徒汙休麓江湖魚鳥與
 為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制行不羶人謂我愚
 人爭也人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
 餘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忤高明兮悠長忽逝兮
 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驟雲好
 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
 壞傷植松柏兮茂好封爾後之人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
 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
 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温公十國紀年序為
 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
 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
 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
 子羲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
 十有一月遷葬道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
 紀年敘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
 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温公為知己温公序道
 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羲仲三請曰

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託終不得辭
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
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
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計皆可
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
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
好也為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
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
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
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羲仲為郊社
齋即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
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
不空言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鄴公善而
忤鄴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
以瀆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能
易卜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
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
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
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
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
深戲譁不知止任性不避駝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

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
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
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濶劇談而不辯慎密
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
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
費歆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
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
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
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
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
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

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
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疑之忿世不容弃官
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
以源出歆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
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
有賢行生三男義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
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死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
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叅軍孔百祿道原才行
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者其大者銘曰
貪夫所爭烈士所弃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
義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對於前人劉子矯矯執方

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
按抱衾室家靜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温公
俾民不迷温公補衮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
蹇温公論政以學為原浚川積石學深其源温公
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後覺

黃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黃氏有田西山下已數世不知
其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時耦如神幾復
與其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三緯法曰先得
者博焉甲以二日幾復以十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
可為儒而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

經析理入微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
老時幾復數為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
莊周後世亦難趨入其軒伐俗學以尊皇帝堯舜孔
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子嘗問名消搖游幾復曰消
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
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於世若是唯體道者
能之常恨魏晉已來悞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尺鷃
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其後十年王
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世士非莊老不言予戲幾復
曰微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價於咸陽而與
稷下尹辯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身調程鄉尉



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教授嶺南
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者改楚
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岑探自言有神下之
越俗機鬼相傳數郡推宗為新州捕得探兄弟妻子
繫治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
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
以為豪賊挾衆攻城經畧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
所遇薪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搶手策應幾復
察童政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
土丁捕賊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斲已瘞之
棺剗方娘之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

知幾復所言用薦者改宣德即知永新縣幾復仕於
嶺南蓋十年故中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
言均減二廣丁米事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
歿矣蓋元祐三年四月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槃
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參軍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達季
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
胥次隗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與詩人袁陟游亦工
為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歿達調其棺斂又護其喪歸
葬請銘焉達聞義士也尚能保佑其悻悻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啟予手足子
歸不辱西山之封其情所築太史司馬實多外孫

女歸有子其似斯文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于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銳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溫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

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歿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寬之完之學進士宰之宜之寐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麓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曩為業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銘曰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佳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勅予銘兮詔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亡友張大中父太尉諱元四海豪士所謂張退夫者
大中讀書數千卷其論銳古今治亂與君臣之乖逆
有事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
有繫於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朽之事者皆能
講說貫穿數千歲間便未嘗涉其流者聞之亦粲然
若撫其會予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
於人也其智慮淵泉操行水玉為吏於窮鄉而百事
裁以繩墨如居四達之衢吏胥並文而為姦因憤以
售欺君鉤索深隱不縱毛髮也又善治盜其治盜時
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之蹊遠而必得以故部中無

游高安太子中允蔡仲舒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為闕
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
常數十百人致温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
以煦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
詞氣自下趨人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汜年四
十築草堂於高安之魯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
不讀務為汪洋無涯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
意時事藝松竹灌圃畦隱約林丘之下蓋二十年蔬
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為壽
藏於魯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
寧癸丑里人強起之廼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喻數

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它文章以自悼其屈於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彥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女重慶宗元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曾大父齊仕江南時為兵曹大父腆父靜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外明年正月丁酉奉窀穸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盜然夫資強毅不能以聲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薦君於朝者亦十數輩然其人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推挽致君於通津故君以蔭補右班殿直累官至內殿承制歷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唐鎮揚州三溝巡檢定州公山都巡檢通遠軍兵馬都監年四十八以卒初太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擊至君敦厚儒者左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精明猶有太尉之風大中諱杰宋人初室侍某氏旌德縣君繼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斐懷州脩武令基廬州舒城主簿圭屋堂奎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穎昌崔德孫餘尚幼大中卒以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

二月薨于太尉之域後四年塋墓始來乞文碣於墓
大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來以病不舉酒而大中宰
木既陰泫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功河洮西東棄矢如
蓬將軍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綬若若輿臺
小子皆二千石君在通遠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
吾忍為萬物並流金石獨止思君凜然猶有生氣
躬不受社將在其孫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
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競彊兮義不獨
豐燕宗黨兮温温愉愉柔縣口 干衣懷璧自賢
珍兮老竒不耦致時命兮鬱鬱高宮敏松竹兮平
生樂只未安宅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群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
可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
未娶後不立其母兄哭之哀甚將塋咸臨于九江之
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
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
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山谷正集 卷之三十一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
之棄令穎陰築屋南康汜至于今春秋八十懷寶
陸沈父怒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
世蹇蹇不祛其蘊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
秀于林臯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予我奪持論不
惛其于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與歆自為家轂而
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
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死危斷其棺
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未支棟
楹林火蕩熄母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兄曰嗟予季
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獎其

志九江宜松竈而藝之滿俾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堯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
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
行道上嘗有可顛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
効無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秣歸縣主簿而歸未幾
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
家有法元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
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
者未嘗辭以故也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
嫁待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

山谷正集 卷之三十一

疾者與醫揜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為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荊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田毛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象急難之義它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為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人

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見諸生少為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有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姨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月塋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霑枯骨義及孤惇是宜耄老忽其隕傾母哭妻啼以哀籲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

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舊於稠人廣眾中忽有人言黃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荊州無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童僕給使令思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荊州魁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善余病荊州仲

良三年

一作來

問疾不懈

別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交

游莫不衰也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社郊社齋即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本爭漁鬪死爾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勛請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直者姚心有所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餒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大夫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

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熾一作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閔陵谷

楊寬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寬之本河東人遠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數子官于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于普州一人家于梓州一人家于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歆官之不可遂隱約銀山間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

安生仲明仲明生翺翺君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我同舍生皆為不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之同舍生試取本窻間按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玉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觀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與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皆有繩墨者父趨庭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紹聖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革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人子棄寢門而

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黃氏有子曰中師中師之子曰
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幸而死
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銘重
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親
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妄則許銘之綰大父
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內江縣安養鄉
西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黃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
緩則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箐深僵臥絕壑槩柎十尋匠人營
國一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沉用君之能渠不
富貴以遠不收可嘆而喟標標象又何足賴

江東流其山頊頊其柏其松其檉其楹從母安室
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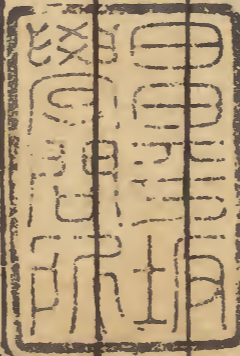
外兄張子履歿後十年當元符之己卯其子協奉其
母史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子履於蜀嚴道而
來請銘曰先君和易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
十餘年不出州縣未嘗感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
言曰吾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己我死汝求立言
之君子銘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請於舅氏其謝不
能而不聽則為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
家成都成都亂甚乃家于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

而好施歲具布褐百称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
報以數世有諱閭者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
士鄉里以為榮觀卒官太常少卿贈其父臻尚書工
部侍郎君諱祺子履字也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
盖三娶曰胥氏追封仙居縣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
君曰黃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出也仙源愛其愿且
死眎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迎侍而君官果州
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邛州火井尉時少卿
知韶州歎曰人乃柰何遠出親側乃割俸之半以奉
節州曰極知無益且修子職在火井時甲寅乙卯邛
州大饑君卹窮民以數萬茶湯典吏以自盜繫獄君

嘗諉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焉可取償
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旣而官沒其家資君不
悔也進士吳時邑子也君禮之超然異於諸生已而
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
称其廉其為嘉州司理叅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
明必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部君上便宜六事尹
歎其材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
以錄事叅軍佐簡州果州使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
戾於法而便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書于上官上
官亦罕知之時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
而不怒者也君亦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中安

世之女再娶黃氏處士黌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
參軍襄之女子曰恊長壽君於某為姑處士之女於
某為從妹長壽春秋高而康強史夫人博學而能文
恩親當銘况行治可紀耶其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利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清有
韞不發以文自揭老萊之婦能誅其夫之死靡它
詩禮其孤龍門之立
孝



重刻黃文節山公

文集

卷第三十

